

文艺理論專業學習材料

古典戏曲單折選



中共中央高級黨校

一九六二年十二月

目 录

- (一)关汉卿:感天动地竇娥冤杂剧(第三折)1
- (二)郑廷玉:看錢奴买冤家債主杂剧(第二折)7
- (三)高則誠:琵琶記(代嘗湯药)20
- (四)湯显祖:牡丹亭(第十出惊梦)25
- (五)孟称舜:节义鸳鸯塚娇紅記
(第四十七出芳隕)35
- (六)徐文长:歌代獻杂剧(第四出)40

(一) 感天地竇娥冤杂剧

关 汉 卿

第 三 折

(外①扮監斬官上，云)下官監斬官是也。今日处决犯人，着做公的②把住巷口，休放往来人閒走。(淨扮公人，鼓三通，鑼三下科。刽子磨旗提刀③，押正旦带枷上，刽子云)行动些，行动些，監斬官去法場上多时了。(正旦唱)

【正宮端正好】沒来由犯王法，不提防遭刑宪，叫声屈动地惊天。頃刻間遊魂先赴森罗殿④，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！

【滾綉球】有日月朝暮悬，有鬼神掌著生死权，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，可怎生錯看了盜跖顏渊⑤？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，造恶的享富貴又寿延。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軟，却原来也这般順水推船。地也，你不分好歹何为地！天也，你錯勘賢愚枉做天！哎！只落得两泪漣漣。

(刽子云)快行动些，悞了时辰也！(正旦唱)

【倘秀才】則被这枷紐的我左側右偏，人拥的我前合后偃。我竇娥向哥哥行⑥有句言，……(刽子云)你有

什么話說？（正旦唱）前街里去心怀恨，后街里去死无冤，
你推辞路远。

（刽子云）你如今到法場上面，有什么亲眷要見的，可教他过
来見你一面也好。（正旦唱）

【叨叨令】可怜我孤身只影无亲眷，則落的吞声忍
气空嗟怨。（刽子云）难道你爷娘家也沒的？（正旦云）只有个
爹爹，十三年前上朝取应去了，至今杳无音信。（唱）早已是十
年多不覩爹爹面。（刽子云）你适才要我往后街里去，是什么
主意？（正旦唱）怕則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見。（刽子云）你
的性命也顧不得，怕他見怎的？（正旦云）俺婆婆若见我披枷帶鎖
赴法場殛刀去呵！（唱）枉将他气杀也么哥⑦，枉将他气
杀也么哥。告哥哥，“临危好与人行方便”！

（卜儿哭、上科、云）天那！兀的不是我媳妇儿！（刽子云）
婆子靠后。（正旦云）既是俺婆婆来了，叫他来，待我嘱咐他
几句话咱。（刽子云）那婆子近前来，你媳妇要嘱咐你话哩。
（卜儿云）孩儿，痛杀我也。（正旦云）婆婆，那张驢儿把毒藥
放在羊肚儿湯里，实指望药死了你，要霸占我为妻，不想婆婆
让与他老子吃，倒把他老子药死了。我怕連累婆婆，屈招了药
死公公，今日赴法場典刑。婆婆，此后遇着冬时年节，月一十
五，有瀝⑧不了的浆水飯，瀝半碗儿与我吃，烧不了的紙錢，
与寶娥烧一陌儿⑨，則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！（唱）

【快活三】念寶娥葫芦提⑩当罪愆，念寶娥身首不
完全，念寶娥从前已往千家緣。婆婆也，你只看寶娥

少爷无娘面。

【跪老儿】念寶娥服侍婆婆这几年，遇时节将碗凉浆奠；你去那受刑法屍骸上烈些紙錢，只当把你亡化的孩儿荐。（卜儿哭科，云）孩儿放心，这个老身都記得。天那，兀的不痛杀我也！（正旦唱）婆婆也，再也不要啼啼哭哭，煩煩惱恼，怨气冲天。这都是我做寶娥的没时没运，不明不暗，負屈含冤。

（刽子做唱科，云）兀那婆子靠后，时辰到了也，（正旦跪科）（刽子开枷科）（正旦云）寶娥告監斬大人，有一事肯依寶娥，便死而无怨。（監斬官云）你有什么事？你說。（正旦云）要一領淨席，等我寶娥站立，又要丈二白练，挂在旗槍^①上，若是我寶娥委实冤枉，刀过处头落，一腔热血，休半点儿沾在地下，都飞在白练上者。（監斬官云）这个就依你，打什么不紧^②。（刽子做取席站科，又取白练挂旗上科）（正旦唱）

【耍孩儿】不是我寶娥罰下这等无头愿^③，委实的冤情不浅；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，也不見得湛湛青天，我不要半星热血紅尘洒，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，等他四下里皆瞧見，这就是咱冀弘化碧^④，望帝啼鵲^⑤。

（刽子云）你还有甚的說話，此时不对監斬大人說，几时說那？（正旦再跪科，云）大人，如今是三伏天道，若寶娥委实冤枉，身死之后，天降三尺瑞雪，遮掩了寶娥屍首。（監斬官云）这等三伏天道，你便有冲天的怨气，也召不得一片雪来，可不胡說？（正旦唱）

【二煞】你道是暑气暄，不是那下雪天；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^⑩？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，定要感的六出冰花^⑪滚似绵，免着我屍骸现；要什么素车白马^⑫，断送出古陌荒阡！

（正旦再跪科，云）大人，我寶娥死的委实冤枉，从今以后，着这楚州亢旱三年^⑬，（监斬官云）打嘴，那有这等說話？（正旦唱）

【一煞】你道是天公不可期，人心不可怜，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。做什么三年不見甘霖降？也只为东海曾經孝妇冤^⑭；如今輪到你山阳县。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，使百姓有口难言。

（刽子做磨旗科，云）怎么这一会儿天色阴了也？（内做风科，刽子云）好冷風也。（正旦唱）

【煞尾】浮云为我阴，悲风为我旋，三桩儿誓愿明題徧。（做哭科，云）婆婆也！直等待雪飞六月，亢旱三年呵！（唱）那其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这寶娥显。

（刽子做开刀，正旦倒科）（监斬官惊云）呀，真个下雪了，有这等异事！（刽子云）我也道平日杀人，满地都是鮮血。这个寶娥的血，都飞在那丈二白练上，并无半点落地，委实奇怪。

（监斬官云）这死罪必有冤枉，早两桩儿应驗了，不知亢旱三年的說話，准也不准？且看后来如何。左右，也不必等待雪晴，便与我抬他屍首，还了那蔡婆婆去吧。（众应科，抬屍下）。

注 释

- ① 外：是“外末”的省称，因为是正末以外的次要角色，所以叫做“外”；也间有作“外旦”省称的。后传倚的“外”角，一般是扮演老年的男子。
- ② 做公的：就是衙门里的差役或皂隶，也叫公人。
- ③ 磨旗：是挥旗开路。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七《驾登宝津桥》条：“次一人磨旗出马，闻之开道。”
- ④ 森罗殿：即閻罗王殿。
- ⑤ 錯看了盜跖[zhè]顏淵：顏淵是孔子的賢弟子，盜跖是春秋时的大盜；顏淵貧穷而短命，盜跖富貴而长寿。因此說天地錯看了。“錯看”臧本作“糊突”，这里改从徐本。
- ⑥ 哥哥行：就是哥哥那里的意思。行[háng]是指示方位的語助詞，一般用在人称或自称名詞的后面。
- ⑦ “枉将人气煞也么哥”二句：也么哥，表示感叹的語气詞，也有写作“也波哥”、“也末哥”的。（叨叨[dào]令）这两句照例要重叠，并在句尾加“也么哥”三字。这是曲子里的定格。
- ⑧ 灌[jiǎn]：本是傾、倒的意思，这里指祭祀时的澆奠酒浆。
- ⑨ 一陌儿：陌是古时一百錢的总称，这里指一百个紙錢。
- ⑩ 葫芦提：糊里糊涂，不明不白。
- ⑪ 旗枪：是杠子上装有枪头的旗子。
- ⑫ 打什么不紧：即没有什么要紧，打紧即要紧。
- ⑬ 无头愿：是說用头顱相拼的誓愿。
- ⑭ 蓑[chàng]弘化碧：《庄子外物》：“蓑弘死于蜀，藏其血，

三年而化为碧。”萋弘，传说中周朝的忠臣。碧，青绿色的美石。

- ⑮ 望帝啼鵲：望帝是古代传说中的蜀王，相传他传位给吕后，变成了杜鹃鸟，日夜悲啼。
- ⑯ 飞霜六月因邹衍：《太平御览》十四引《淮南子》：“邹衍事燕惠王尽忠，左右谮之王，王系之狱，仰天哭，夏五月，天为之下霜”。唐朝张说《狱箴》：“匹夫结愤，六月飞霜”，就是指这故事说的。
- ⑰ 六出冰花：指雪花，因为雪花是六瓣的。
- ⑱ “要什么素车白马”二句：素车白马是古人送葬时乘坐的。断送，这里指送葬。
- ⑲ 亢[kàng]旱：大旱、久旱。
- ⑳ 东海曾经孝妇冤：《汉书于定国传》：于定国的父亲于公在东海郡当狱吏的时候，郡里一位寡妇，奉养婆婆很孝顺，被郡守冤枉判处死罪。于公力争不得。后来东海郡大旱三年。新郡守听了于公的话，洗刷了东海孝妇的罪名，天上立刻下了大雨。

(据王季思先生注释的讲义印)

(二) 看錢奴买冤家債主杂剧

郑廷玉*

第二折

(外扮陈德甫上诗云)耕牛无宿料。白鼠有余粮。万事分已定。浮生空自忙。小可姓陈。双名德甫。乃本处曹州曹南人氏。幼年间攻习诗书。颇亲文墨。不幸父母双亡。家道艰难。因此将儒业废弃。与人家做个門館先生。度其日月。此处有一人是賈老員外。有万貫家財。鴉飞不过的田产物业。油磨坊。介典庫。金銀珠翠。綾罗緞足。不知其数。他是个巨富的財主。这里可也无人。一了他一貧如洗。专与人家挑土筑牆。和泥托坯。担水运浆。做垒工生活。常是吃了早起的。无那晚夕的。人都叫他做穷賈儿。也不知他福分生在那里。这几年間暴富起来。做下泼天也似家私。只是那員外虽然做个財主。爭奈一文也不使。半文也不用。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擘手夺将来。自己东西舍不的与人。若与人呵就心痛杀了也。小可今日正在他家坐館。这館也不是教学的館。无过在他介典庫里上些賬目。那員外空有家私。寸男尺女皆无。数次家常与小可說。街市上但遇着卖的或男或女。寻一个来与我两口儿喂眼。小可已曾分付了店小二。着他打听。但有呵便报我知道。今日无甚事。到介典庫中看看去。(下)(净扮店小二上诗云)酒店門前三尺布。人来人往图主顧。做下好酒一百缸。倒有九十九缸似头醋。自家店小二的便是。

* 元曲选本作无名氏撰，息机子本作郑廷玉撰。

俺这酒店是賈員外的。他家有個門館先生。叫做陳德甫。三五日來算一遭賬。今日下着這般大雪。我做了一缸新酒。不供養過不敢賣。待我供養上三盃酒。（做供酒科云）招財利市土地。俺這酒一缸勝是一缸。俺將這酒甯兒挂上。看有什麼人來。（正末周榮祖領旦兒來上云）小生周榮祖。嫡親的三口兒家屬。渾家張氏。孩兒長壽。自應舉去後。命運未通。功名不遂。這也罷了。豈知到的家來。事事不如意。連我祖遺家財。埋在牆下的。都被人盜去。從此衣食艱難。只得領了三口兒去洛陽探親。圖他救濟。偏生這等時運。不遇而回。正值暮冬天道。下着連日大雪。這途路上好苦楚也呵！（旦兒云）秀才。似這等大風大雪。俺每行動些兒。（來兒云）爹爹，凍餓殺我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正宮端正好】赤緊的路難通。俺可也家何在。休道是乾坤老山也頭白。似這等凍云萬里無邊屆。肯分的俺三口兒離鄉外。

（帶云）大嫂。你看好大雪也。（唱）

【滾繡球】是誰人碾琮瑤往下篩。是誰人剪冰花迷眼界。恰便似玉琢成六街三陌。恰便似粉柱就殿閣樓台。（帶云）似這雪呵。（唱）便有那韓退之藍關前冷怎當。便有那孟浩然驢背上也跌下來。（帶云）似這雪呵。（唱）便有那剡溪中禁回他子猷訪戴。則俺這三口兒兀的不凍倒尘埃。（做寒戰科帶云）勿勿勿。（唱）眼見的一家受盡千般苦。可甚么十謁朱門九不開。委實難捱。

（旦兒云）秀才。似這般風又大。雪又緊。俺且去那里避一避。

可也好也。（正末云）大嫂。俺到那酒務兒里避雪去來。（做見

科云)哥哥支揖。(店小二云)請家里坐吃酒去。秀才。你那里人氏。(正末云)哥哥。我那得那錢来买酒吃。小生是个穷秀才。三口儿探亲去来。不想遇着一天大雪。身上无衣。肚里无食。一逄的来这里避一避儿。哥哥。怎生可怜見咱。(店小二云)那一个頂着房子走哩。你們且进来避一避儿。(正末做同进科云)大嫂。你看这雪越下的紧了也。(唱)

【倘秀才】餓的我肚里饥失魂丧魄。冻的我身上冷无顏落色。这雪呵偏向俺穷汉身边乱洒来。(带云)大嫂。(唱)你看雪深埋脚面。风紧透人怀。我忙将这孩儿的手揣。

(店小二做叹科云)你看这三口儿身上无衣。肚里无食。偌大的風雪。到俺店肆中避避。那里不是积福处。我早晨間供养的利市酒三鍾儿。我与那秀才鍾吃。兀那秀才。俺与尔鍾酒吃。(正末云)哥哥。我那里得那錢鈔来买酒吃。(店小二云)俺不要你錢鈔。我見你身上单寒。与尔鍾酒吃。(正末云)哥哥說不要小生錢。則这等与我鍾酒吃。多謝了哥哥。(做吃酒科云)好酒也。(唱)

【滚繡球】見哥哥酒斟着破盞台。香浓也胜琥珀。哥哥也你莫不道小人現錢多卖。問什么新酿茅柴。(带云)这酒呵。(唱)賽中山宿醞开。笑兰陵高价抬。不枉了喚做那风城春色。(带云)我飲一盃呵。(唱)恰便似重添上一件綿帛。(带云)这雪呵。(唱)似千团柳絮随风舞。(带云)我恰纔飲下这盃酒去呵。(唱)可又早两朵桃花上脸来。便觉的和气开怀。

(旦儿云)秀才。恰才誰与你酒吃来。(正末云)是那卖酒的哥哥。见我身上单寒。可怜见我。与了我一鍾酒吃。(旦儿云)我这一会儿身上寒冷不过。你怎生問那卖酒的討一鍾酒儿与我吃。可也好也。(正末云)大嫂。羞人答答的。教我怎生問他討酒吃。(做对店小二挂科云)哥哥。我那渾家問我那里吃酒来。我便道卖酒的哥哥见我身上单寒。与了我一鍾酒儿吃。他便道我身上冷不过。怎生再討得半鍾酒儿吃。可也好也。(店小二云)你娘子也要鍾酒吃。来来来。俺舍这鍾酒儿与你娘子吃罢。(正末云)多謝了哥哥。大嫂。我討了一鍾酒来。你吃你吃。(徠儿云)爹爹。我也要吃一鍾。(正末云)儿也。你着我怎生問他討那。(又做挂科云)哥哥。我那孩儿道。爹爹。你那里得这酒与妳妳吃来。我便道那卖酒的哥哥又与了我一鍾儿吃。我那孩儿便道。怎生再討的一鍾儿我吃。可也好也。(店小二云)这等。你一发搬在俺家中住罢。(正末云)哥哥。那里不是积福处。(店小二云)亲来来。俺再与你这一鍾儿酒。(正末云)多謝了哥哥。孩儿你吃你吃。(店小二云)比及你这等貧呵。把这小的儿与了人家可不好。(正末云)我怕不肯。但未知我那渾家心里何如。(店小二云)你和你那娘子商量去。(正末云)大嫂。恰纔那卖酒的哥哥道。似你这等饥寒。将你那孩儿与了人可不好。(旦儿云)若与了人。倒也强似冻餓死了。只要那一分人家养的活。便与他去罢。(正末做見店小二云)哥哥。俺渾家肯把这个小的与了人家也。(店小二云)秀才。你真个要与人。(正末云)是。与了人罢。(店小二云)我这里有个财主要。我如今領你去。(正末云)他家里有儿子么。(店小二云)他家儿女并沒一个儿哩。(正末唱)

【倘秀才】卖与个有儿女的是孩儿命衰。卖与个无

子嗣的是孩儿大采。撞着个有道理的爹娘呵是孩儿修福来。(带云)哥哥。(唱)你救孩儿一身苦。强似把万僧斋。越显的你个哥哥敬客。

(店小二云)既是这等。你两口儿则在这里。我叫那买孩儿的人来。(做向吉門叫科云)陈先生在家么。(陈德甫上云)店小二。你唤我做甚么。(店小二云)你前日分付我的事。如今有个秀才要卖他小的。你去看去。(陈德甫云)在那里。(店小二云)则这个便是。(陈德甫做看科云)是一个有福的孩儿也。

(正末云)先生支揖。(陈德甫云)君子恕罪。敢问秀才那里人氏。姓甚名谁。因何就肯卖了这孩儿。(正末云)小生曹州人氏。姓周名荣祖。字伯成。因家业凋零。无钱使用。将自己亲儿情愿过房与人为儿。先生。你可作成小生咱。(陈德甫云)兀那君子。我不要这孩儿。这里有个贾老员外。他寸男尺女皆无。若是要了你这孩儿。他有泼天也似家缘家计。久后都是你这孩儿的。你跟将我来。(正末云)不知在那里住。我跟将哥哥去。(旦儿同僚儿下)(店小二云)他三口儿跟的陈先生去了也。待我收拾了铺面。也到员外家看看去。(下)(贾仁同卜儿上云)兀的不富贵杀我也。常言道人有七贫八富。信之有也。自家贾老员外的便是。这里也无人。自从与那一分人家打墙。鲍出一石槽金银来。那主人家也不知道。都被我悄悄的搬运家来。盖起这房廊屋舍。介典库。粉房。磨房。油房。酒房。做的生意就如水也似长将起来。我如今旱路上有田。水路上有船。人头上有钱。那一个敢叫我做穷贾儿。皆以员外呼之。但是一件。自从有这家私。娶的个浑家也有好几年了。争奈寸男尺女皆无。空有那鹏飞不过的田产。教把那一个承领。(做叹科云)我不

昔間一文也不使。半文也不用。我可不知怎生来这么慳吝苦澁。若有人問我要一貫鈔呵。咬呀。就如挑我一条筋相似。如今又有一等人叫我做淫賈儿。这也不必題他。我这介典庫里有一个門館先生。叫做陈德甫。他替我家收錢舉債。我数番家分付他。或儿或女寻一个来与我两口儿喂眼。(卜儿云)員外。你既分付了他。必然訪得來也。(賈仁云)今日下着偌大的雪。天气有些寒冷。下次小的每。少少的醺些热酒儿来。則撕只水雞腿儿来。我与婆婆吃一鍋波。(陈德甫同正末旦儿來儿上云)秀才。你且在門首等着。我先过去与員外說知。(做見科賈仁云)陈德甫。我数番家分付你。教你寻一个小的。怎这般不会干事。

(陈德甫云)員外。且喜有一个小的哩。(賈仁云)有在那里。

(陈德甫云)现在門首。(賈仁云)他是个甚么人。(陈德甫云)他是个穷秀才。(賈仁云)秀才便罢了。甚么穷秀才。

(陈德甫云)这个員外。有那个富的来卖儿女那。(賈仁云)你教他过来我看。(陈德甫出云)兀那秀才。你过去把体面見員外者。(正末做揖科云)先生。你須是多与我些錢鈔。(陈德甫云)你要的他多少。这事都在我身上。(正末云)大嫂。你

看着孩儿。我見員外去也。(做入見科云)員外支揖。(賈仁云)兀那秀才。你那里人氏。姓甚名誰。(正末云)小生曹州人氏。姓周名榮祖。字伯成。(賈仁云)住了。我两个眼里偏

生見不的这穷厮。陈德甫。你且着他靠后些。餓虱子滿屋飞哩。(陈德甫云)秀才。你依着員外靠后些。他那有錢的是这

等性儿。(正末做出科云)大嫂。俺这穷的好不气长也。(賈仁云)陈德甫。咱要买他这小的。也索要立一紙文书。(陈德甫云)你打个稿儿。(賈仁云)我說与你写。立文书人周秀才。

因为无錢使用。口食不敷。难以度日。情愿将自己亲儿某人。

年几岁。卖与财主賈老員外为儿。(陈德甫云)誰不知你有錢。只叫員外勾了。又要那财主两字做什么。(賈仁云)陈德甫。是你抬举我哩。我不是财主。难道叫我穷汉。(陈德甫云)是是是。财主财主。(賈仁云)那文书后头写道。当日三面言定。付价多少。立約之后。两家不許反悔。若有反悔之人。罰宝鈔一千貫与不悔之人使用。恐后无憑。立此文书。永远为照。

(陈德甫云)是了。反悔之人罰宝鈔一千貫。他这正錢可是多少。(賈仁云)这个你莫要管我。我是个财主。他要的多少。我指甲里弹出来的。他可也吃不了。(陈德甫云)是是是。我与那秀才說去。(做出科云)秀才。員外着你立一紙文书哩。

(正末云)哥哥。可怎生写那。(陈德甫云)他与你个稿儿。今有过路周秀才。因为无錢使用。将自己亲儿。年方几岁。情愿卖与财主賈老員外为儿。(正末云)先生。这财主两字也不消的上文书。(陈德甫云)他要这等写。你就写了罢。(正末云)便依着写。(陈德甫云)这文书不打紧。有一件要紧。他說后面写着。如有反悔之人。罰宝鈔一千貫与不反悔之人。(正末云)先生。那反悔的罰宝鈔一千貫。我这正錢可是多少。(陈德甫云)知他是多少。秀才。你則放心。恰纔他也曾說来。他說我是个巨富的财主。要的多少。他指甲里弹出来的。着你吃不了哩。(正末云)先生說的是。将紙笔来。(旦儿云)秀才。嚙这恩养錢可曾議定多少。你且慢写着。(正末云)大嫂。恰纔先生不說来。他是个巨富的财主。他那指甲里弹出来的。俺每也吃不了。則管里問他多少怎的。(唱)

【滚繡球】我这里急急的研了墨浓。便待要輕輕的下了笔划。(來儿云)爹爹。你写甚么里。(正末云)我儿也。

我写的是借錢的文书。(徠儿云)你說借那一个的。(正末云)儿也。我写了可与你說。(徠儿云)我知道了也。你在那酒店里商量,你敢要卖了我。(正末唱)呀。儿也这是我不得已无如之奈。

(徠儿做哭科云)可知道无奈。則是活便一处活。死便一处死。怎下的卖了我。(正末哭云)呀。儿也。想着俺子父的情呵。(唱)可着我班管难抬。这孩儿情性乖。是他娘腸肚摘下起。今日将俺这子父情可都撒在九霄云外。則俺这三口儿生圪扎两处分开。(旦儿云)怎下的撇了我这亲儿。兀的不痛杀我也。(正末哭唱)做娘的伤心惨惨刀剜腹。做爹的滴血簌簌泪满腮,恰便似郭巨般活把儿埋。

(做写科云)这文书写就了也。(陈德甫云)周秀才。你休烦恼。我将这文书与員外看去。(做入科云)員外。他写了文书也。你看。(賈仁云)将来我看。今有立文书人周秀才。因为无錢使用。口食不敷。难以度日。情愿将自己亲儿长寿。年七岁。卖与财主賈老員外为儿。写的好。写的好。陈德甫。你則叫那小的过来。我看看咱。(陈德甫云)我領过那孩儿来与員外看。(見正末云)秀才。員外要看你那孩儿哩。(正末云)儿也。你如今过去。他問你姓什么。你說我姓賈。(徠儿云)我姓周。(正末云)姓賈。(徠儿云)便打杀我也則姓周。

(正末哭科云)儿也。(陈德甫云)我領这孩儿过去。員外。你看好个孩儿也。(賈仁云)这小的是好一个孩儿也。我的儿也。你今日到我家里。那街上人問你姓什么。你便道我姓賈。

(徠儿云)我姓周。(賈仁云)姓賈。(徠儿云)我姓周。

(做打科云)这弟子孩儿养杀也不坚。婆婆。你問他。(卜儿云)好儿也。明日与你做花花轿子穿。有人問你姓甚么。你道

我姓賈。（衆兒云）便做大紅袍与我穿。我也則是姓周。（卜兒打科云）这弟子孩儿养杀也不紧的。（陈德甫云）他父母不曾去哩。可怎么便下的打他。（衆兒叫科云）爹爹。他每打杀我也。（正末做听科云）我那儿怎生这等叫。他可敢打俺孩儿也。（唱）

【倘秀才】俺儿也差着一个字千般的見責。（云）那員外好狠也。（唱）那員外伸着五个指十分的便搠。打的他連耳通紅半壁腮。說又不敢高声語。哭又不敢放声来。他則是偷将那淚揩。

（做叫科云）陈先生。陈先生。早打发俺每去波。（陈德甫出見云）是。我着員外打发你去。（正末云）先生。天色漸晚。誤了俺途程也。（陈德甫入見科云）員外。且喜且喜。有了儿也。（賈仁云）陈德甫。那秀才去了么。改日請你吃茶。（陈德甫云）哎呀。他怎么肯去。員外还不曾与他恩养錢哩。（賈仁云）什么恩养錢。随他与我些便罢。（陈德甫云）这个員外。他为无錢才卖这个小的。怎么倒要他恩养錢那。（賈仁云）陈德甫。你好沒分晓。他因为无飯的养活儿子。才卖与我。如今要在我家吃飯。我不問他要恩养錢。他倒問我要恩养錢。（陈德甫云）好說。他也辛辛苦苦养这小的。与了員外为儿。专等員外与他些恩养錢。做盘纏回家去也。（賈仁云）陈德甫。他若不肯。便是反悔之人。你将这小的还他去。教他罰一千貫宝鈔来与我。（陈德甫云）怎么倒与你一千貫鈔。員外。你則与他些恩养錢去。（賈仁云）陈德甫。那秀才敢不要。都是你搗鬼。（陈德甫云）怎么是我搗鬼。（賈仁云）陈德甫。看你的面皮。待我与他些。下次小的每开庫。（陈德甫云）好了。員